

印象白河

□ 范丽娟

细雨中，车子平稳行驶，窗外的山峦，如巨大而斑斓的油画，浓郁的绿、灿烂的红、明艳的黄交织缠绕，连绵不断地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。山脚下是浅浅的小河，河床和岸边的石头形状各异，河水清澈见底。周围极静，路上车辆很少，山揽着水，水偎着山，不离不弃，默默地陪伴着我们的行程。

一路美景，引得我们赞叹声连连。抬头看去，远山隐在雨雾之中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素有“洛阳南岳”之称的嵩县白河，依然云深不知处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山中的佛教名刹云岩寺，环绕古寺的千年银杏林，在这雨中的深秋，该有着怎样的风姿呢？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下午，我们一行二十余人沿水路向云岩寺进发。小溪在山中林间蜿蜒，水流淙淙有声，水底石头的纹路清晰可辨。这里的石，颜色都较深，大的如房屋，小的可于掌中把玩。雨一直在下，浴在雨中的树叶，或青或黄或红，俏生生地喜人。遥望山顶，却只见如云如烟的雨雾，让人想到一句诗：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那么，这仙境般神秘的山中，是不是也住着神仙？

水路尽头仍是山路，路旁，农家的房前屋后，伫立着我想象了无数次的高大的银杏树。站在银杏树下，却没有预料中的狂喜，我仰望着它，它俯视着我，如同相识多年的旧友，貌似平淡地打着招呼：“你来了？”“嗯，来看看你。”时令已是深秋，许是今年雨水太多，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全黄，果子在枝叶间摇曳，一阵风来，银杏果扑簌簌地落在铺满黄叶的地上。左手捡起一枚落叶，右手拈起一粒白果，沉甸甸的银杏情结，就珍藏在心灵深处了。

终于站在中原四大名寺之一的云岩寺的遗址之上了。这座建于唐朝的古寺，历经数代风雨，曾经规模宏大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。几块断碑，一块倾覆的刻着字的巨石，是这座禅寺仅存的遗物。雨，沙沙地落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，风，吹拂着我胸前的丝巾，如思绪飘飞。千年前的古寺是什么模样？千年后的我们又身在何方？沧海桑田的变迁，的确令人魄动心惊。

遗址背山面谷，山崖的边缘，也生长着一棵银杏，树龄千年有余，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。这棵银杏，曾聆听过寺院的晨钟暮鼓和僧人的声声诵经，也曾被香客们虔诚祭拜的香烟缭绕。千百年佛教文化的浸润，让它拥有了大气而从容的气度。如今，寺院无存，银杏还在，不悲不喜地注视着斗转星移，岁月变迁。

银杏在佛教中的地位等同于菩提，各大寺院中多有栽植，但像云岩寺这样古树成林的，却比较罕见。据说曾经有人考证是先有寺，还是先有树。其实，这并不重要，事实是，树和寺，的确共生共荣了许多年。当年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，那么，是否也曾经有人在银杏树下悟佛的真谛？

下山的路上，看到有一家人正在银杏树下捡拾白果。满面沧桑的夫妻俩埋头干活，女孩蹲在燃起的篝火旁烧烤白果。她的旁边，卧着一条沉默的黄狗。面对我们的镜头，女孩坦然地仰起笑脸，而那黄狗，也舒服地伸展前腿，眼里满是宠辱不惊的神色。而另一株银杏树下，站立着一只白鸡，在我们的围观中，它长久地保持着单腿独立的姿势，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，只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那高傲超脱的神情，让我想起神话故事里翩翩的仙鹤。

这安守偏僻山村的一家人，这仙风道骨的狗与鸡，让我的心不禁一动。动物是有灵性的，植物亦然。白河缘何深山藏古寺，缘何独有千年银杏林，也许真的不是偶然呢。



□ 摇曳红尘

忙趁秋风品蟹香

“酒未敌醒还用菊，性防积冷定须姜。于今落釜成何益，月浦空余禾黍香。”这是《红楼梦》中关于食蟹之绝唱。可见，人们爱吃蟹，是古来已久。曾听说一笑话，阳澄湖大闸蟹，因供不应求，有些卖家就买来五湖四海的蟹放到阳澄湖里浸一下水，再捞出，贴上阳澄湖出品的标签，被人戏称为阳澄湖洗澡蟹。虽是无稽可考的笑谈，但足见人们对吃蟹的热情。

民间俗语“九雌十雄”、“九月团脐十月尖”就是指秋季为吃螃蟹的最佳时节。农历九月吃雌蟹，十月吃雄蟹。圆脐的雌蟹精华在于蟹黄，尖脐的雄蟹精髓在于蟹膏。十月，雌蟹蟹黄已开始发硬，口感远不如九月时的细滑滋腻了，而雄蟹正是黄肥膏白、口感丰腴圆润之时。

菊染秋色之际，不由得让人想念起蟹儿来。犹记儿时，常住姥姥家，每年秋风起时，舅舅都会和小伙伴偷偷去伊河里摸螃蟹，每次都收获颇丰。将上衣的两片前襟扎起来，里面兜着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战利品，这些横行霸道的家伙遇到调皮捣蛋的半大小子，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。而姥姥总会骂上舅舅两句，并警告他以后不许再到河边玩。然而，来年深秋，舅舅依然会兜回一些河蟹让我们打牙祭。捉来的螃蟹要搁到脸盆里，盆里放上清水，并加少许盐，养上两天，先让它们吐吐泥，待它们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吐干净，就可以烹着吃了。

那年月，家里基本上没什么作料，姥姥在门前的花椒树上摘一把花椒，再把窗台上晒的老姜切上几片，蟹洗过两遍，就放入笼里蒸熟。我则抢着去帮姥姥拉风箱，往灶头里添玉米秸秆。大火烧上十几分钟，就不用再续柴了，只是锅还得继续在灶头上坐一会儿。从停止拉风箱开始，我和舅舅就眼巴巴地盯着蒸笼，单等姥姥揭笼盖。口水不知咽下了多少，终于听到姥姥说可以了。揭盖的一刹那，我闭上眼睛深呼吸，多美妙的味道啊。等不及凉凉，我便抓起一只，烫得两只手倒换着去掰扯蟹壳。蟹盖揭开，只见蟹黄如金，蟹白如玉，送入口中，那醇厚鲜香的滋味至今还在脑海萦绕不去。物质匮乏的年代有的吃就不错了，百姓人家吃蟹哪像书中文人雅士吃得那么讲究，专用工具有锤、钳、铲等“蟹八件”，还要佐以用姜末、生抽、白醋、白糖兑好的蘸汁，一边优雅地吃着，一边吟诵诗词。寻常百姓食蟹是为填肚子饱口福，纸上文章里吃蟹吃的则是风雅和情趣。及至后来看到《闲情偶记》中记载：“凡食蟹者，只合全其故体，蒸而熟之，贮以冰盘……剖一匡食一匡，断一蟹食一蟹，则气与味丝毫不漏。”便会心一笑，古今自有心曲相通者也。

前段时间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，一养殖户专门饲养长江蟹，一只最高标价15万元，小一点的也标价9万多元。我不禁讶然，小小螃蟹，除了饱腹与附庸风雅之外，竟还可用作他途，不知这万元蟹究竟落了何人之肚。我忍不住担了一份心，“性防积冷定须姜”。蟹儿好吃，不宜多食。蟹性偏寒，体质虚弱、脾胃寒者宜少吃，且不可与梨、柿子、石榴等同食，否则易中毒。当吃螃蟹与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挂钩时，就与吃蟹的禁忌相去不远了，倘若毒浸骨髓，病人膏肓，恐怕连扁鹊再生也难以施救。

菊花黄，蟹儿香。把酒蒸蟹，还是细品蟹儿的本来味道吧。



悲喜之间

□ 郭建立

上午，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，他喜得千金，要邀请众友喝女儿的满月酒，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初为人父满脸喜悦的样子；下午，获知一个噩耗，一个正共事的熟人患急病，猝然离去，就在前几天，我还见他谈笑风生。

一生一逝，一喜一悲，让人忽然感受到生命难以承受的重。

看看窗外，不觉已是傍晚，我走出了院子。

空气中透出如水的凉意，月亮挂在天上，街上已有灯火闪烁。沿着立交桥下的一条小路，我走向涧河游园，平日里常见的立交桥，瞬间竟有了生命的含义：这世间，不是也架着一座立交桥吗？桥上纵横南北的路，就像红尘中人走过的路，一条为生而走，一条为死而行。

涧河游园因临涧河而得名。园中的一切都沉浸在夜色中，只有几排错落的奶白色的灯，把园中景致点缀得影影绰绰。园子的人口处是一个不大的广场，广场内有几十个女子正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跳舞。

涧河在两岸朦胧的灯光和月色的映照下，泛着忽暗忽明的水光，哗哗地流着。夏日里的蛙鸣没有了，只有秋虫低低的吟唱。

我就像轻飘飘的影子，顺着河堤的杨柳小径缓步走着，本想走出狭小的空间，置身于广袤的天地，会让心胸豁然开朗，但足下踩着的分明仍是一脚喜，一脚悲。

举头望月，月亮在高天上无声地俯视着人间，河流在河道间匆匆地流过，令人想起“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”的句子来。面对日月江河的恒久，生命或许就是流星一现吧。杜甫不是在这河边伫立过吗？他走远了，纵然曾写下千古流传的《新安吏》，但也只是千年中浪花飞溅的一瞬！何止是生命，即便是漫长的时代更迭，也无非如流星划过。或许这堤坝下，就埋葬着折断了刀光的秦砖，挡住了骤雨的汉瓦，吹拂过一缕惊世的唐风，演绎过一段俗世的宋韵。

广场上的舞蹈，是对当下生命的珍重，也是生命活力的宣泄。街道上的人群和车辆，仍在川流不息地奔忙着，似乎没有感受到夜幕的降临。万家灯火，辨不清哪一盏是喜，哪一盏是忧。

一声嘹亮的啼哭，一个生命诞生了；一声沉重的叹息，一个生命又去了。茫茫世间就是一个大舞台，大舞台中又包含着个人的小舞台，每一天，舞台上都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每一个生命，在什么时候登场，在什么时候谢幕，似乎都难以把握。那么，谁才是总导演呢？是月亮，是河流，还是冥冥之中，有一双掌控一切的无形的大手？

我想问问月亮，问问河流，问问让人信服的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但月亮无声，似乎不屑回答，河水匆匆，似乎用不着回答。我想站得高一些，但无论怎么站，也站不到月亮的高度；我想走得快一些，但无论怎么走，都追不上流水的深意。我只能一脚喜一脚悲地走在这幽幽暗暗、深深浅浅、起起伏伏的生命之路上。

游园中，不知谁的手机在廊亭下唱着：“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……”来不及听完，乍起的秋风，已把歌声吹散。